

## 跟着體育賽事去旅行

源於奧運

李漢源

啟德體育園自去年3月啟用以來，短短一年就已經舉辦接近50個大型活動，涵蓋超過120場國際及本地體育、娛樂節目，這座園區自落成後，無疑有效帶旺香港「盛事經濟」：單是今年上半年，香港已錄得超過130項盛事，共吸引約175萬名旅客入境，帶來約58億港元消費，對經濟增長貢獻約33億港元；而下半年估計仍會舉辦超過100項大型活動，預計再吸引約185萬名遊客來港，相信在各界的配合定更能創造不同商機。

啟德體育園耗資約300億港元，佔地28公頃。主場館可容納約5萬觀眾，另設可容納1萬人體藝館、5千人青年運動場；園區周邊亦配套大型商場、餐飲區及公共空間。以今年8月三場歐洲足球勁旅表演賽為例，共吸引124,577人入場，門票收入約1.8億港元。對觀眾而言，不只是「入場睇一場波」，而是可連同嘉年華式活動，玩足一整天、吃喝玩樂一條龍。雖然香港過往大型球場亦有接近4萬個座位，但啟德的價值遠不止「多一萬個座位」。其主場館針對香港夏季及雨季設計，場館上方安裝可開合上蓋（上蓋面積約1.42萬平方米、重約4,800噸隔

音棚），配合全天候冷氣系統，令觀賽體驗更舒適。此外，場館亦設有57個企業包廂（可容納近1,900名嘉賓），並有30個餐飲區，其中更設有一個約45米長、可能是全球最長的酒吧，讓大型活動同時具備商務與社交功能，亦更能體現啟德多元化、多角度，以體育「會友」的價值。

目前全球盛行「跟着體育賽事去旅行」，世界盃、奧運、亞運等都帶動一批體育迷追着賽事走，再順道旅遊。這樣的潮流下，擁有啟德體育園的香港同樣受惠：有如每年都有網球迷專程到英國睇溫布頓，今年8月專程來港睇足球賽的，亦包括不少大灣區球迷；同時在啟德舉行的演唱會亦顯示，入場觀眾當中超過一半來自內地。部分內地旅遊公司更與香港主辦單位合作，透過打包「入場門票＋遊覽行程」組成旅行團，進一步把賽事與旅遊串連。

以人口規模與旅客需求而言，香港作為大灣區城市之一，具備支持更多盛事的市場基礎。啟德體育園目前仍屬新落成「蜜月期」，擁有額外吸引力，但未來香港更要未雨綢繆，用創意與策略去設計不同類型的活動，持續吸引外來旅客支持，避免出現「大白象」式的空置浪費。

方寸不亂

方芳

有一種榮耀，來得毫無預感，恍惚之間，竟已站在高光之處。

香港女演員衛詩雅，以壓倒性票數，憑港片《破·地獄》，捧走了中國三大電影獎之一的「大眾電影百花獎」最佳女主角，小荷才露尖尖角，無名小輩揮大獎，內地觀眾不知她是誰，香港電影圈更沒有反應過來。

看過《破·地獄》的觀眾都知道，影片的戲聚焦在男演員身上，女主角演得再好，觀眾也無暇顧及，但，評審卻看到了她。先後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、亞太影展、華鼎獎、香港電影導演會，以「最佳女主角」給予肯定，經過多重專業驗證，過關斬將，百花獎是目前最高的認可獎項，質疑沒有，意外倒是有一點點。

香港這一代不停造星，缺乏實力演員，內地則不乏實力與星光燦爛的演員，她們經過無數作品的洗禮；衛詩雅沒有她們的知名度，也沒有流量，她憑什麼可以在大腕手上捧走獎盃呢？

《破·地獄》有濃厚的港式地域色彩，或許內地觀眾存在理解難度，但這關乎生死、親情、倫理的題材，中華文化的一脈，還是讓內地觀眾產生了共情；戲中男性主導的社會，衛詩雅演出了傳統家庭女兒隱忍、克制的層次，情感邏輯感動了觀眾。正如《給阿嬤的情書》也是中華文化的基因的回響，當情感共振的時刻到來，情書有價，下一站影后，會否是「阿嬤」呢？

衛詩雅低調的姿態，也闖進了觀眾視野。她受傷剛縫了50多針，沒有喊苦請假，帶着傷痛出席百花獎，只為陪襯而來，孤獨撐場，沒有龐大的團隊造勢，沒有禮服加持，連經理人也不在身邊，不小心捧了大獎，也是孤身離去。領獎回港後，王者歸來，沒有歡迎團隊，像颱風過後的平靜。

有人一出場就是坐轎子的，衛詩雅18年配角生涯，本就是抬轎子的人，輪到自己有資格坐轎，竟找不到為她抬轎的人；只憑作品說話，那一頂轎子，對她來說意義不大，沒有嘍嘆命運，踏實步伐沒有凌亂，千磨萬擊還堅勁，任爾東西南北風。百花獎影后，下一站還有不可預知的未來。

有人引述老牌演員許冠文所說，人生就像一趟「列車」，最重要是好好欣賞沿途風景，以此鼓勵奮鬥有成的年輕人；好些在打拚的演員，跟許冠文坐的畢竟不是同一輛「列車」，他們要爭座位、覆電郵、揀午餐、搬行李……沿途什麼樣的風景，欣賞沒閒情，看到的有限，總能留住一剎好風光。

## 下一站影后

## 胡金銓的影響力

書聲蘭語

廖書蘭

在台北一次朋友的聚會中，聽到有人稱某人為石大俠，我看着這位石大俠一頭漂亮的銀髮，年齡大約80多歲，想起胡金銓導演御用的大俠石雋，大概也應該是這個年紀了。我走過去跟他打招呼，果然是石雋！我告訴他，我是胡導演的電影癡，我的少年時期受胡金銓電影的影響很深，並要求跟他合照，他老人家堅持站起身，影完相後很有紳士風度的說，今年92歲。

我告訴石雋，我現在的書桌是胡金銓用的書桌，鍾玲教授說，這書桌是胡導演在法國買回來的；書桌上擺放着一個鍾教授送給我的胡金銓用過的煙灰缸（雖然我不吸煙）。曾有兩樣電影，我會在禮拜天帶着飯盒鑽進電影院，整整觀看一整天，第一次看，是看劇情；第二次看，是看演員；第三次看，是看導演的運鏡和畫面構圖，回家後我還會興致勃勃地寫影評，那個時候的台灣電影院是沒有清場的，可以讓我看看個夠。一個是由小說《飄》改編而成的電影《亂世佳人》，一個就是胡金銓的電影，我沒有漏過胡導演的任何一部電影，看他的電影是在不知不覺中抱着學習的心態，電影原是綜合藝術：包括音樂、戲劇、舞蹈、繪畫、文學、雕塑、建築，又稱第八藝術。

特別在《空山靈雨》《山中傳奇》兩部電影，胡金銓把中華傳統藝術熔於一爐，涵蓋中國水墨畫、音樂、書法和棋藝。那山林的晨曠與夕照，那屋簷的風鈴聲，屋頂的吹笛女俠，深深印刻在我的腦海裏，以至影響我在香港新界墟地建屋時，看中山巒上那鬱鬱蔥蔥可離群而建的山林地。

1975年，胡金銓以《俠女》獲得法國康城影展「最高技術委員會大獎」。1978年，獲英國《國際電影指南》選為該年度世界五大導演之一。胡金銓在影片中塑造的「竹林對決」，畫面宛如一幅中國的潑墨山水畫，意境幽遠，激發李安在《臥虎藏龍》中，讓周潤發與章子怡在竹林上飛來飛去，展現中國的輕功武藝。

胡金銓電影，可說是部部精雕細琢、嘔心瀝血，他的作品影響的不只文學人，還有無數的電影人，例如李安，他曾多次表示《臥虎藏龍》中，透過空間氣韻、美學風格及對大師的傳承，向胡金銓致敬。又如，徐克在美國德州大學攻讀電影與廣播課程時，畢業論文即是以胡金銓的電影為研究主題。1992年，徐克監製、李惠民執導的《新龍門客棧》是翻拍自《龍門客棧》，亦融入《迎春閣之風波》。胡大師的武俠美學深遠影響了華語影壇，除了李安與徐克，還包括侯孝賢、吳宇森、許鞍華、王童，以及張藝謀等重量級大導演。他的運鏡、剪輯與實景美學實為後世奠定典範。我曾跟鍾玲談起胡金銓，我說他是文人導演，鍾玲糾正說，他是學者導演，更精準地說，他是研究明代歷史的學者導演。

胡金銓的電影是經典，經得起時代的洗禮，而今他已去世近30年了，但是他的名字與作品仍影響着一代又一代人。

●胡金銓導演御用大俠石雋今年92高壽。

作者供圖



## 清官審疑案

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都說人上了年紀，記憶力不好，失去東西往往不免多疑，懷疑自己大意失去還好，懷疑被人竊取，問題就大了；如果懷疑身邊認識的人，影響到交情，問題就更大。如果閉門失竊，懷疑到家人更是天大悲劇。

所以明理的老人家說，記憶力還好時，應該提醒自己，失物不要向人傾訴，因為「老人失憶」幾乎已成自以為清醒者共有的偏見，一旦向人傾訴，人家愕然的臉色必然不會好看，第一時間便肯定老人失憶。

「家廚」說他年輕時看過某部古裝電影，劇名和詳細內容早已忘記，但是主題重點至今仍深入腦海，內容正是說及老人失竊報官的故事。

劇中老人是一個富翁，摯友喪子獨身之後，臨終託他保存百兩黃金，因為唯一血親只有三代單傳尚未成人的小孫，希望這百兩黃金老友可以為他保管，留待小孫長大成人之後才交給他。

豈料秘密為自己立心不良的兒媳所悉，以為老人容易失憶，千方百計竊去黃金。老人忠於摯友所託，早已在

黃金上留有記號，發覺黃金失竊後，便提出多項物證告到官府，但是兒媳一一狡辯，年過古稀的主審清官本來打算退休，但因清譽久得人心，最終在眾人極力挽留下而續任，殊不知過多讚賞聲音令老清官興奮到忘了理智，同時也犯了老人多疑症而不自覺，為保清譽「清」益求「清」之下，未經審判，自以為清便妄下判斷。一時為貌似善良之兒媳為自己編造「含冤受屈」虛偽的告白而感動，反疑報案老人失憶，極為為扭曲「物證」的兒媳申辯。可憐失金老人有冤難伸，無辜被判誣告之罪，劇情峰迴路轉，結局為另一清醒新官代為一一拆解證物翻案。古代不少含冤受害人皆因奸人誣告但無力申辯者多，清官多疑引申出來的悲劇題材則十分罕見，印象中崑劇《十五貫》似乎也有過自以為精明未老的糊塗清官。



●好官未必容易做。作者供圖。

## 在清遠觸摸智造脈搏

欣有靈犀

王欣

上周末，我們作為嘉賓跟隨一批香港青少年一同前往清遠遊學參觀。短短兩天行程，我們走進了全球領先的建滔循環經濟工業園，也踏足了清遠市博物館、非遺館與英九茶園。從前沿科技、歷史文化到自然風光與嶺南美食，我們真切領略到了這座粵北名城的多元魅力。

首站造訪的是清遠高端電子材料循環經濟工業園。參訪當日恰逢8月15日——81年前的今天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，中國人民取得了近代以來反抗外敵入侵的完全勝利。帶領我們參觀的園區負責人感嘆，在這樣特殊的日子裏，有香港青少年專程前來交流學習現代工業發展，讓人深切感悟到從昔日落後挨打、技術被「卡脖子」，到如今憑自主創新站上全球產業之巔的巨變，更感念國強民安的底氣。

20年前，這片園區還是一片荒涼山地。建設者們逢山開路、遇水架橋，在無水無電無路的艱苦環境下一步步建起工廠。彼時，我國高端電子材料很大程度依賴進口；而如今，憑藉持續的研發投入與突破，這裏已實現特種電子鈔等核心材料的自主生產與國產替代，推動我國覆銅面板生產技術躍居世界第一，築牢了電子資訊產業

的基石。走進乾淨整潔的「黑燈工廠」，高度自動化的生產景觀令人震撼。同行的香港青少年坦言，來之前以為工廠多是工人圍坐在車間「打螺絲」的景象，到了現場才發現，這裏竟是完全無須人工干預、可開燈自動運行與自動維護的「黑燈工廠」。技術專家介紹，在電路板微孔加工車間，上百台高精度數控鑽孔機正全自動化運轉，即便關閉燈光也能精準無誤地在板材上打出比髮絲還細的微孔。傳統手作的刻板印象被一掃而空，昔日荒山已蛻變為綠色低碳、智造引領的現代化園區。告別科技感十足的工業園，我們又漫步於清遠的茶園與非遺館，英九茶園茶香陣陣。非遺展廳內，傳統技藝歷久彌新。餐桌上，皮爽肉嫩的清遠雞與鮮美清涼的冬瓜盅，更用最純粹的地道風味道盡了嶺南的美食智慧。這趟清遠之行，既是一次高新科技的探索，更是一場深刻的文化與愛國主義教育活動。

正如清遠在昔日荒山上繪就智造藍圖，香港青少年也在這片熱土上看到了灣區融合發展的無限可能。科技有溫度，山河有記憶，期待更多香港青少年走進內地，在觸摸國家發展脈搏的同時，將愛國情懷內化於心、外化於行。



## 良善的微光

百家廊

鄧訓晶

人生，是一場漫長的修行。在這條路上，我漸漸悟出一個道理：與心懷善念的人相處，那些不經意間流露的良善，就像暗夜裏的微光——起初並不耀眼，卻能穿透歲月的風霜，讓我們的一生始終充滿溫暖的陽光。

而這束光，最早是從父母那裏照進我心裏。父母是我們人生的第一位老師，還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初，3年困難時期，我父親是小鎮街長，成天在鄰里糾紛和街坊瑣事裏忙碌。那時缺少少穿，常常餓肚子。媽媽是個精打細算的人，把僅有的糧食計劃着吃，春天槐花開了，摘來搗點粗糧糧做糊糊給我們吃。入冬後，在農民挖了紅苕的地裏，去撿爛紅苕，切片曬乾後，用石磨推成粉，做紅苕粿給我們吃。味道雖苦，卻是能填飽肚子的東西。

有一天父親回來，把米缸看了半天，然後窸窸窣窣地把僅有一點點米舀出來，媽媽問他給誰，他說許婆婆已經斷炊了，他拿去救命。媽媽二話沒說，紮緊口袋遞給父親。我不解地問媽媽，我們都沒有吃的，怎麼還送人。媽媽說，我們還有紅薯粉。我和妹妹不樂意了，紅苕粿苦得很，不好吃。媽媽說，雖然不好吃，但吃了就不會餓，許婆婆一個孤苦伶仃的老人，沒有吃的，我們不幫她，她更餓肚子。

我似懂非懂，只是從媽媽的話中覺得

別人有困難，我們要幫助。這是我幼小的心靈裏，第一次照進「良善」之光。

後來讀書了，喜歡看書的我，在一本書中讀到這樣一個故事：有一天晚上，一個人回家發現後面屋子的燈亮着，他以為是媽媽忘記關了，就進去想要把燈關掉，被媽媽攔住了。他很好奇，媽媽指着窗外讓他看。他看到窗外的路邊，坐着一對撿垃圾的夫婦，他們正沐浴在他家溫潤的燈光中，邊說笑邊開心地吃着饅頭。看着燈光中的那對夫婦，他與媽媽相視一笑，靜靜退出了窗邊。窗外那對夫婦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，在這個陌生的地方，有一盞燈是特意為他們點亮的。

我看了如醍醐灌頂，真切地體會到了一個心懷善念的人，用一個小小的舉動，就會溫暖別人。我慢慢發現，身邊很多人內心盛放着善良，自帶光芒，他們感染着我，熏陶着我。

後來，我當了鄉村教師。有一次開學時，學生紅玉跟着爺爺來報名，繳費時爺爺拿出錢包，打開外面的手絹，接着打開一層塑膠紙，再打開一張印着方格的作業本紙，最後露出一包零錢，分、角、元的紙幣疊得整整齊齊。那雙青筋暴露的手，顫顫巍巍地數着錢，數來數去不夠學費。他滿臉歉意地告訴我，孫女奶奶生病，借了很多錢治病。兒子兒媳在外面打工還債，但沒文化下苦力，

掙不到多少錢，連孩子的學費都湊不夠，讓我寬限幾日。我推回了他遞過來的錢，說我先墊着，等有錢了再還我，爺爺倆再三感謝我。她家一直沒有緩過來，我替紅玉墊了幾期學費。

又過了十多年，有一天放學回家，突然看見門前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，是紅玉！她抱着我哽咽地說：「老師，我是來還學費的。」我說：「還啥呀，早都忘了。」我拉她坐下敘舊，她初中畢業後沒有再讀書，到廣州打工去了。她很努力、很勤奮，在製衣廠當上了技師，生活慢慢好起來。她告訴我，常想起自己讀書時的艱辛，我對她的幫助就像一縷陽光那麼溫暖。她現在條件好些了，也資助了村裏幾個貧困學生。我為她點讚，她撒嬌地搖着我的胳膊說：「老師，你是我的榜樣，榜樣力量無窮盡嘛！」我很感慨，一絲微光，可以照亮半生歸途。

在我36年的教書生涯中，給學生買書買筆買衣買鞋是常事。就是這些微小的事情，像一顆顆種子，如今已長成了他們生命裏枝繁葉茂的樹，他們也把心靈的陽光和善行傳遞給了更多的人。

父母教會我善良，書本教會我博愛，學生讓我學會了關愛。一生用善良之心，為出現在我們身邊的人點亮一盞燈。那些良善的微光，穿過歲月，終成暖陽；這份良善，經久不息，自有回響。

## 玉花落窗台

琴台客聚

伍杲泉

從我家窗台望出去，是一個草木繁盛的世界。紅磚樓群參差錯落，在藍天白雲下被大片的綠溫柔地環抱着，樓下鋪滿如絨氈一般的大草坪，開闊而舒展，樹木鬱鬱蔥蔥，綠意層層疊疊撲面而來，讓人見了便心生歡喜。

人心生歡喜，鳥兒更是喜歡。每每在樓下散步，都能見到各色鳥類或是在草地上覓食，或是在樹樑上踱步，冬日天氣好的時候，有的還停在牆角打盹。

像以往住過的每一處屋子一樣，鳥兒總喜歡往我家裏飛。從前家裏花園大些，種了樹，鳥兒除了進屋閒逛，還喜歡在花園裏的樹上築巢，繁衍後代。搬到如今的屋子，只有兩個加起來僅十幾平米的陽台，但依舊有鳥兒尋上門來作客。

來家的第一個鳥客人是一隻珠頸斑鳩。

那是剛搬進來不久後的一天清晨，我早早起了床在陽台修剪花木，一隻大鳥自遠遠飛來，撲棱着翅膀從陽台的落地窗一下子飛進我的廚房，停在了廚房的冰箱上。我隨即跟進去，牠居高臨下，氣定神閒地打量我，竟一點不怕生，揮手驅趕牠也不走。見牠體型

較大，我戴了手套才去抓牠，抓在手裏也一動不動，若不是看到牠頸上那一圈漂亮的白珍珠斑點，認出牠是受保護的珠頸斑鳩，差點就以為牠是被人養熟了的鴿子。將牠抓去陽台，張開抓牠的手指，牠仍站在我手上不肯離開，直到我說了一句「我是不會養你的哦」，才扇了扇翅膀，飛走了。

那隻珠頸斑鳩後來成了我家的熟客，不再飛進屋裏，只光顧我的陽台。見牠常來，我便在陽台上放上一點小米，一碗水，牠來了也不客氣地吃喝，有時候還呼朋喚友，帶上一兩個同伴，在陽台的欄杆上、花架上曬太陽，相互追逐打鬧，全然不見外，彷彿我的陽台原本就屬於牠們。令我感到驚喜和意外的是，儘管牠們追逐打鬧的動靜很大，卻半點也未碰壞過我密密麻麻養在陽台上的花草。

我的書桌擺在客廳，與陽台僅隔了一扇落地窗。天氣晴好時，我坐在書桌後敲着鍵盤寫字，我的鳥客人安安穩穩停在窗外，時而側過頭，隔着玻璃往屋內望一眼，時而轉過身，靜靜眺望樓下綠意盎然的庭院，自顧自發呆。牠伏在窗欄上，頸上的珍珠斑點在陽光下閃閃發亮，胸腹上的短羽柔軟地張開，淺淡輕盈，像蘸上了一層粉紅色的葡萄酒。

宋人梅堯臣寫過一首《鳩》：一世為巢拙，長年與鵲爭。欲知雲腳雨，先向屋頭鳴。頸上玉花碎，臆前檀粉輕。何時將刻杖，扶助老夫行。其中「頸上玉花、臆前檀粉」大抵就是在描寫珠頸斑鳩的美貌。然而鳩鳥與聰明靈巧的喜鵲長年爭鬥，究竟是玉花碎了，檀粉輕了，正如詩人在當時社會環境中的困境與掙扎。

後人讀詩，或許只顧欣賞鳥羽的別致。我的這位鳥客人雖曾為古人筆下的主角，卻不知自己貌美，也不懂詩文，更不諳世事，只憑天性，擇一處合心意的地方落腳。牠活得自在，也用這份自在撫平了我伏案的疲憊與內心的焦慮。

梅堯臣當年期待「何時將刻杖，扶助老夫行」，未曾想千年之後，竟是我窗台上這隻頸生玉花的斑鳩，以牠無聲的陪伴，成了我精神上的「扶助」。

●窗台上的珠頸斑鳩 作者供圖

